

顾炎武诗译释

卢兴基 编著

黑龍江
民出版社



顾炎武诗译释

卢兴基 编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哈尔滨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55629

20955629

责任编辑：高质慧
封面设计：王祖珍
封面题签：李延沛

顾炎武诗译释
Guyanwu shi yishi
卢兴基 编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区森林街4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72/13 ·插页 2 ·字数 167,000

1984 年 4 月第 1 版

198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2,000

统一书号：10093·589

定价：1.05 元

目 次

前 言	(1)
大行哀诗	(17)
感事 七首选四	(23)
京口即事 二首	(30)
金陵杂诗 五首选一	(34)
千里	(36)
秋山 二首	(38)
闻诏	(43)
延平使至	(45)
海上 四首选三	(47)
不去	(52)
赋得老鹤万里心	(57)
秦皇行	(60)
推官二子执后欲为之经营而未得也而二子死矣	
二首	(63)
淄川行	(65)
哭陈太仆子龙	(67)
精卫	(73)
赋得“江介多悲风”用风字	(75)
拟唐人五言八韵 六首选二	(78)
班定远投笔	(78)

祖豫州闻鸡·····	(80)
京口 二首选一·····	(84)
春半·····	(87)
八尺·····	(92)
瞿公子玄锡将往桂林不得达而归赠之以诗·····	(94)
淮东·····	(96)
赠朱监纪四辅·····	(103)
送归高士之淮上·····	(105)
金山·····	(107)
太平·····	(111)
酬王生仍·····	(114)
永夜·····	(116)
桃叶歌·····	(119)
酬王处士九日见怀之作·····	(122)
劳山歌·····	(124)
济南·····	(130)
督亢·····	(132)
永平·····	(134)
望夫石·····	(136)
居庸关 二首选一·····	(139)
送王文学丽正归新安·····	(142)
白下·····	(144)
颜神山中见橘·····	(146)
五十初度时在昌平·····	(148)
元旦·····	(150)
又酬傅处士次韵 二首·····	(153)
咏史·····	(158)

汾州祭吴炎、潘怪章二节士·····	(161)
骊山行·····	(164)
自大同至西口四首 选一·····	(168)
屈山人大均自关中至·····	(170)
重至大同·····	(172)
燕中赠钱编修秉澄·····	(175)
先妣忌日·····	(177)
哭归高士 四首选二·····	(180)
咏史 二首·····	(184)
刘禾长白山下·····	(189)
子房·····	(191)
蓟门送子德归关中·····	(195)
春雨·····	(200)
夏日·····	(204)
井中心史歌 并序·····	(207)
少林寺·····	(212)
悼亡 五首·····	(216)

前 言

顾炎武是明末清初的一位学者和启蒙思想家，在我国传统的经学、史学、音韵学等的研究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人们尊他为清代考据学的开山祖和古韵学的奠基人，但注意到他的文学成就的就不多了。实际上，他还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他一生写过大量的诗，提出过许多卓有见地的文学主张。他的诗充满爱国的激情，艺术上也颇见功力。只是他一生参加抗清复明活动，研究学问，余事为诗，学术方面的成就和影响反而掩盖了他的诗名。还是比他稍晚的沈德潜说得好：“宁人（顾炎武）肆力于学，穷极根柢，韵语其余事。然词必已出，风霜之气，松柏之质，两者兼有。就诗品论，亦不肯作第二流人。”〔1〕说明他的诗歌创作也是颇有成就的。

顾炎武(1613—1682)，昆山人，初名绛，曾一度更名继坤，字忠清。清兵渡江，才改名炎武，字宁人。在长期的流亡生活中，又曾一度化用过蒋山儒的名字，学界则称他为亭林先生。他生于明末社会动荡的年代，皇帝的昏庸荒淫，阉党的专权，政治的腐败，遍地的农民起义，已经把朱明王朝推向摇摇欲坠的境地。顾炎武出身在没落的世家，但从小受到他的叔祖和嗣母的良好教育，读书极多，并且早年就树立了经世致用的思想，准备将来把自己的学业贡献给社会，作出一番事业。在昆山读书的时候，就和同里的归庄结为好友，同时参加了明末反对阉党的组织——复社。可惜的是，当他还没有来得及一展抱负的时候，明朝的统治就垮

台了。公元一六四四年，李自成农民军攻入北京，摧毁了明朝的地主阶级统治。同年，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从农民军手中攫夺了政权，成为中原的主人。清兵渡江以后，顾炎武曾积极参加了吴江、昆山等地的抗清斗争，失败以后，又在江南地区联络志士，继续隐蔽的抗清活动。四十五岁的时候，他渡江北上，至华北、西北地区漫游，作长期的考察和学术的研究，同时又意图联络声气，作规复的打算，直至以七十岁的高龄客死于陕西华阴。

顾炎武的诗歌今存三百余题，四百多首，全部是甲申以后的作品，在此以前的诗，今已荡然无存。据《三朝纪事阙文序》中他自己说：“少年好游，往往从诸文士赋诗饮酒，不知古人爱日之义”，可知他早年即酷爱作诗，并有诗作。这部分作品没有流传下来，按情理推测，当与政治讳碍有关。康熙二年，明史案发，他的朋友吴炎、潘柽章株连及难。七年，黄培诗案起，直接牵连到顾炎武。事件的起因，就是由于他在江南惊隐诗社的诗友兼亲戚的陈济生编纂天启、崇祯两朝诗集引起的。由此联想，他少年诗作的不传，当属情理中事。此外，甲申以后的作品，散佚的也还不少。今所见顾炎武的诗文是他死后由他的学生潘耒編集刊刻的。由于畏惧文字狱的祸害，窜改、删削的很多，解放以后中华书局出版的《顾亭林诗文集》又补入了一些新发现的佚诗佚文，但仍未发现一首甲申以前的诗作，不能不是一件遗憾的事。

“甲申事变”的时候，顾炎武才三十一岁，此后近四十年的漫长岁月，他一直不忘抗清复明的大业，后来清廷征召他出来应博学鸿儒试和编修明史，都被他坚决拒绝，始终没有违背嗣母王贞孝弥留时的“无为异国臣子”的遗言。他一生注重气节，坚持民族大义，抗清和复明的思想，贯穿在他现存的四百多首作品中，构成诗乐的主弦。顾炎武“有为而为”诗，他的诗，全面地反映了一代历史，感慨兴亡，所以有人评为“风骚诗史之遗”〔2〕，这是一点

也不错的。

早期，当抗清战争还在激烈进行的时候，他就创作了许多直接或间接地反映战事的作品。“旧国仍三毫，多方有二斟”，“须知六军出，一扫定神州”（《感事》），他对战事充满了乐观和信心，少年人的风发意气，仍然保留在诗人的身上。许多作品写得激动人心。如《京口即事》：

白羽出扬州，黄旗下石头。六双归雁落，千里射蛟浮。

河上三军合，神京一战收。祖生多意气，击楫正中流。

他用东晋时的祖逖北伐比喻当时正督师扬州的史可法，并预示战争的必然胜利。但是他并非不了解南明弘光政权的腐败，他也担忧地说：“恐闻刘展乱，父老泣江东”，说明他也看到了南明军队之间各自为事，矛盾重重的危险局面。清兵渡江以后，江南地区随即展开了广泛的反抗异族统治者的奴役的战斗，人民自发组织起来，与渡江的敌骑浴血奋战，谱写了一曲曲壮丽的爱国乐章。顾炎武的《秋山》二首之一写道：

秋山复秋山，秋雨连山殷。昨日战江口，今日战山边。

已闻右甄溃，复见左拒残。旌旗埋地中，梯冲舞城端。一朝长平败，伏尸遍冈峦。北去三百舸，舸舸好红颜。吴江拥橐驼，鸣笳入燕关。昔时鄢郢人，犹在城南间。

全诗的节奏犹如紧密的鼓点，表现出战斗的酷烈紧张；对称、精到的用语，又使殊死的鏖战，反复的争夺历历如在目前。诗里还描写了侵略者在获胜以后掳掠妇女财物的一副趾高气扬的情态、寄托了诗人的悲愤之情。这两首诗还用秋山秋雨和一望无际的红色的秋花来表现战争的凄厉气氛，寄托诗人对牺牲者的深切悼念，增添了全诗的悲壮色彩。

此外，《闻诏》、《延平使至》、《海上》等，都是侧面反映战事

的。他听说唐王政权在福建建立，喜不自禁地表示“二京皆望幸，四海愿同仇”，愿意“身在绝塞援枹伍，梦在行朝执戟班”，做一名普通的士卒，投身到抗击侵略的行伍中去。抗清失败后，他勉励朋友“愿君无受惠，受惠难负荷；愿君无倦游，倦游意蹉跎”（《酬史庶常可程》）。五十岁的时候，仍表示“远路不须愁日暮，老年终自望河清”（《五十初度时在昌平》）。直到晚年，他还在悼念亡妻的诗中说：“地下相烦告公姥，遗民犹有一人存”（《悼亡》）。他把坚持民族大节，视作立身行世最重要的品德来看待的。

顾炎武的诗，从各个方面来反映明末清初的动乱，特别是异族入侵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除了象《秋山》诗中写到清兵掳掠妇女财物外，还描写到异族侵略给中原地区带来文化和经济的破坏。他哀叹“文献已沦亡，长者已云徂”（《送程工部葬》），又描写战乱之后“野烧村中树，枯桑垅上春。一归屯占后，墟里少遗民”（《督亢》）。千里沃土变为一片废墟，作者径直点出这是清统治者圈占土地造成的恶果。

在无情的抗清斗争中，他的许多朋友先后牺牲或蒙难，这些，都是激起诗人无限悲伤的事。他有许多哀悼诗写得既悲壮，又富有感情。如《哭杨主事廷枢》是悼念被清兵杀害的原弘光政权的兵部主事杨维斗的；《推官二子执后……》一诗是悼念为策动起义失败而死难的年轻的顾天遄兄弟的。这次事件，死难者达四十余人；《哭陈太仆子龙》是悼念著名几社诗人陈子龙的。陈子龙先在松江起事，失败后又在太湖和舟山联络抗清，终于被捕投水死。这些诗写来深沉感人，不是随意的称谀之作。如《推官二子执后……》之一：“苍黄一夜出城门，白刃如霜日色昏。欲告家中卖黄犊，松花江上去招魂。”短短四句，写他月夜急急出城去凭吊来表现诗人内心的焦急悲痛，也富有诗的意境。在《哭陈太仆子龙》中，写陈子龙在清兵的搜捕中仍不忘乘隙来告别作者，但因他外出，妻子

又“不知客何人，仓卒具粝食”，仅粗茶淡饭地草草管待，陈子龙又匆匆离去，至牺牲前二人竟未能最后谋面，从这些细致的描写中，见出诗人的憾恨悲痛交集一身的心情。

同对于牺牲者的悲悼和颂扬相对立的一类题材，是对于投降者的批判和鞭笞。如《淄川行》讽刺始而阿附魏党得宠，继又降清的孙之獬，但终于被抗清的义军逮捕处死，以大快人心结束。《淮东》诗是讽刺降清的江北四镇之一的刘泽清。写讽刺诗或者运用讽刺的手法，在传统的诗歌创作中并不多见，可是顾炎武却大胆地尝试，并且写得相当出色。比如写刘泽清平时只知追欢逐乐，搜刮民脂民膏，投降清人后，仍然免不了合族“腰斩咸阳市”。诗人写他临刑时的丑态：“踟蹰念黄犬，太息谕诸子。父子一相哭，同时归蒿里。有金高北邙，不得救身死。”此外，作者又用借古讽今的手法，讽刺了清代开始的文字狱：“名胡石勒诛，触眇苻生戮。哀哉周汉人，离此干戈毒”（《咏史》）。后赵的石勒，因为自己是羯族人，因此明令不准用带“胡”字的名称，所以“胡饼”只能叫“麻饼”，“胡荽”只能称“香荽”，“胡荳”也改称“国荳”，违者处以极刑。前秦的苻健由于自己偏盲，因此明令不得用“残”、“偏”、“只”、“少”等字眼，但即使如此，因误犯而遭刑戮者仍不少。诗人把统治者的这种专制愚蠢的做法写进诗里，给以犀利的讽刺，在读后哑然失笑之余，也为历史上的这类禁讳制度和文字狱祸害而咋舌。特别是作者选用石勒和苻健这样的异族统治者作讽刺对象，是耐人寻味的。此外，《蓟门送子德归关中》、《井中心史歌》等，都曾间用过讽刺的手法，犀利深刻，达到异常的效果。

顾炎武先是纵迹江南，后又到北方广大地区考察，数十年的时间，留下了大量的纪历之作。许多诗写得雄奇壮阔，充满了作者对于祖国山河和文化、历史的热爱。如《居庸关》：

居庸突兀倚青天，一涧流水鸟道悬。终古戎兵烦下口，

本朝陵寝托雄边。东穿楠峡鸣禽里，烽点重冈落雁前。燕代经过多感慨，不关游子思风烟。

他的这类诗作突出特点在于不停留于平面的记叙，而是在纪历中揉和着诗人的浓厚的感情。又如《太平》一诗，既写它的“天门采石尚嶙峋”的形势，又抒“一代兴亡此地亲”的兴亡之慨。这里，曾是宋金对峙时大将虞允文大败金兵的采石之战经历的地方，明初朱元璋立国时，与元军和陈友谅的部队先后在这里发生过激战，并获得了胜利。但弘光朝倾覆时，黄得功战死，弘光帝被俘也是在这一地方。诗人身历此地，一代兴亡之情油然而生，所以说“犹是南京股肱郡，凭高怀远独伤神”。他的诗，凭吊沧桑，感慨兴亡，许多作品完全可以视为抒情之作。如《八尺》：

八尺孤帆一叶舟，相将风水到今秋。曾来白帝寻先主，复走江东问仲谋。海上鱼龙应有恨，山中草木自生愁。凭君莫话兴亡事，旧日长年已白头。

写来深厚沉郁，家国之思，赋予这些诗以悲愤苍凉的色彩。有一些诗，虽不以纪历名篇，实际也属于这一类作品。如《赋得“江介多悲风”用风字》：“哀音生地籁，激楚入天风……伤心千里目，愁绝百年中”，表现了高亢激越之音。所以有人说：“亭林诗凭吊沧桑，语多激楚，茹芝采蕨之志，黍离麦秀之悲，渊深朴茂”〔3〕，可以代表他相当一部分作品的感情特色。

顾炎武还有一些凭吊明陵，吊周公祠、孔子庙、孟子庙等的诗，以他的遗民身份，表示对朱明王朝的忠贞和对“先圣”、“先贤”的仰慕怀念之情。顾炎武的爱国思想常常和他的封建忠君观念结合在一起。有时他还在诗中说什么“人间垂法象，天宇出真龙。隆准符高帝，虬髯轶太宗”（《恭谒高皇帝御容于灵谷寺》）之类的话，思想的迂腐达到可笑的地步。但这类作品也有一定的复杂性，需要作具体分析。比如他在《大行哀诗》中，一方面说了

“神器无中坠，英明乃嗣兴”之类的话，对于崇祯之死，流淌他的“小臣王室泪”，但他又在诗中用了大量篇幅描述了明朝政权内外交困，已面临总崩溃的客观局面。诗里写道：

……世值颓风运，人多比德朋。求官逢硕鼠，驭将失饥鹰。细柳年年急，萑苻岁岁增。关门亡铁牡，路寝泄金滕。

雾起昭阳镜，风摇甲观灯。已占伊水竭，真构杞天崩。

这是一幅明末社会的真实写照，所以作者也只能哀叹“道否穷仁圣，时危恨股肱”了。这类诗客观上暴露了明末宦官政治造成的腐败后果，对我们有认识意义。

顾炎武还写了不少以古喻今或托物寄兴式的抒情诗，他借咏历史人物如申包胥、荆轲、伍员、张良、田横、田单、班超、祖逖等，抒发自己的豪情壮志和不畏强暴，誓复“汉”业的精神。有时，诗人又借咏“老鹤”（《赋得老鹤万里心》）、咏精卫（《精卫》）、咏橘（《颜神山中见橘》）来表达自己的坚贞的品格和远大的理想，很有特色。还有一些诗，是总结历史兴亡的作品，如《秦皇行》、《骊山行》、《咏史》、《子房》等。他借用以古鉴今的形式，提出自己对于历史的看法。当抗清斗争高涨的时候，他常常以“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说法来表示规复故国的信心，但各地的斗争渐次消歇以后，他才认识到自己的愿望事实上已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所以他在《秦皇行》里说：

秦肉六国啖神州，六国之士皆秦雠。剑一发，亡荆轲；筑再举，诛渐离。博浪沙中中副车，沧海神人无奈何。自言王者定不死，岂知天意亡秦郤在此。隕石化，山鬼言，天意茫茫安可论。扶苏未出监上郡，始皇不死仇人刃。

他说暴秦强盛的时候，简直有不可一世之慨，这时，六国之士用尽一切办法去对抗它，结果都属徒劳。北游以后，他才悟出历史发展的某种规律是不可强致的，所以在《子房》诗里无可奈何地承

认“取果丰青黄，不如待自落”。秦国强大时，“譬如虎负隅”，如果“矜气徒手搏”，只会劳而无功，简直是很危险的。他认为张良前期在博浪沙中谋刺秦始皇的行动，属于少年人的意气，于历史无补。后来全国掀起了反秦的浪潮，他辅佐刘邦，非凡的才能，才得以充分的发挥：“峽关一战破，蓝田再麾郤。啧啧軹道旁，共看秦王缚”，到这时，才算完成了灭秦的功业。他认为个人必须在顺应历史的发展中才能充分发挥作用。这种看法，无疑是比较正确的。这个道理，也是他在参加抗清斗争和长期的实践中逐渐总结出来的。此外，他还谈到唐代天宝之乱和周幽王时候的犬戎之乱等，他借游历骊山，感慨历史，提出“前有幽王后秦始，覆车在昔良难纪”（《骊山行》）的教训，提出“败亡未必皆荒淫”的结论。尽管他力图为崇祯朱由检对于明朝的败亡应负的责任作开脱，但也可以看出顾炎武对历史兴亡的总结是有一定深度的。

顾炎武的许多赠酬诗写得也极好。如《瞿公子元绪将往桂林不得达而赠之以诗》、《送归高士之淮上》、《赠朱监纪四辅》、《酬王生仍》、《赠钱行人邦寅》、《酬王处士九日见怀之作》、《送王文学丽正归新安》、《燕中赠钱编修秉澄》等，写来声情并茂，感人至深。这些诗，写出了一代读书人在国破家亡以后的共同遭遇和深沉的家国之痛。他们中许多人都参加过抗清斗争，尽管受到挫折，但总不忘互致勉励：“碧血未消今战垒，白头相见旧征衣。东京朱祐年犹少，莫问樽前叹式微”（《赠朱监纪四辅》），因而不同于一般封建士大夫的应酬之作，艺术上也达到相当的高度。如《送王文学丽正归新安》：

两年相遇都门道，只有王生是故人。原庙松楸频眺望，
夹城花萼屡经巡。悲歌绝塞将归客，学剑空山未老身。貰得
一杯燕市酒，倾来和泪湿车轮。

平平写来，不作夸饰和渲染，没有什么惊人之语，只是写二人共

游的经历和送别的场面，寄深沉的感情于行动的描写中，这都是成功的地方。尤其是最后一联，饯别之酒，和泪而倾，因而溅湿了车轮，使家国之痛和离别之情融为一体，读来催人泪下。

顾炎武到达北方以后，还亲自参加劳动，《夏日》、《刘禾长白山下》、《岁暮》等，都反映了这一生活。“食力终全节，依人尚厚颜”（《刘禾长白山下》），他愿做一名自食其力的人。在“渴日出林表，炎风下高山”的炎炎赤日下，他又想到：“而况蚩蚩氓，谋食良已艰。眷此负耒勤，羨彼濯流还”（《夏日》），劳动使他和人民更接近了。

过去，人们都认为顾炎武一贯站在封建统治的立场上反对农民起义，关于这一点，他在诗中确实时有流露，但还应该看到他思想的变化。看他四十五岁时的《不其山》一诗：

荒山书院有人耕，不记山名与县名。为问黄巾满天下，可能容得郑康成？

汉末黄巾起义时，大学者郑康成却受到起义军的异常尊重。《后汉书·郑玄传》说“（郑）自徐州还高密，道遇黄巾贼数万人，见玄皆拜，相约不敢入县境。”在汉末的动乱中，康成书院独得保全。郑康成未死于农民起义，却“以七十有四之年，为袁本初强之到元城，卒于军中”（《与人书》二十一），这是颇为耐人寻味的。他记载下来，说明感触很深。现在“黄巾”满天下，不知能否容得下“郑康成”，这个问题，他一直在思考中。明末清初，山东地区是农民起义活跃的地方，可是他晚年六十二岁的时候，在章丘郑康成读书的郑公山下筑室耕耘，并未受到“黄巾”的干扰，因而在《刘禾长白山下》一诗中不无庆幸地说“黄巾城下路，独有郑公山（因郑康成在此读书而得名的一座山）”，对农民起义并没有那么仇视了。清兵入关以后，各地农民军纷纷转向抗清，加上他长期游历北方，到过许多穷乡僻壤，目睹广大人民的贫困和苦难，多少理解了农

民起义的原因，在他后期的诗中，已不再对农民起义作非分的指责了。在晚年所写的《咏史》诗中还说：“秦政灭六国，自谓过帝王。岂知渔阳卒，狐鸣丛祠旁”，承认了农民起义的某种合理性。他还检讨历史，批判商纣和楚灵王的暴虐无道而引起的人民反抗，说：“甲兵岂不多，人人欲从乱。惟民国所依，疾乃盈其贯，皇矣监四方，得民天所赞。”这一结论，事实上已回答了他自己对于明末农民大起义应该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

对于与少数民族的关系问题，他也不是盲目的排外主义者。他反对民族间互相侵躏，提倡和睦共处，互利互市。他在《自大同至西口四首》之一中，曾描绘过这样的一种兄弟民族融融相处的局面：

骏骨来蕃种，名茶出富阳。年年天马至，岁岁酪奴忙。

蹴地秋云白，临垆早酎香。和戎真利国，烽火罢边防。

可知他坚决抗清是出于反对侵暴的正义立场。

顾炎武的作品，仍以古风和乐府居多，可以作为他的创作的代表的，但他的五、七言律诗，成就也极高。唐代的近体诗，在他的手里运用得娴熟自如。他偏爱杜甫，风格上，深得杜甫深厚沉郁之旨。不过，也并不似徐世昌在《晚晴簃诗汇》中所说的，亭林诗“心摹手追，惟在少陵”〔4〕。顾炎武平生反对摹仿。他在《日知录》中痛揭过“文人摹仿之病”〔5〕，还曾批评过一位朋友，说“君诗之病在于有杜……有此蹊径于胸中，便终身不脱依傍二字，断不能登峰造极”（《与人书》十七）。所以他的诗仍有着自己突出的个性。还是张维屏说得对：“亭林先生诗多沉雄悲壮之作”，说他的《海上》诗“‘长看白日下芜城……’真气愤溢于字句间，盖得杜之神，而非袭其貌者所可比也”〔6〕。他早期的诗，在深厚沉郁中时见轻捷雄放，如“白羽去扬州，黄旗下石头。六双归雁落，千

里射蛟浮”(《京口即事》),“春风一夕动三山,使者旌旗出汉关”(《延平使至》),“千里吴封大,三洲震泽通”(《千里》),往往诗一开笔,就给我们以不尽长江滚滚而来之势。清人潘德舆看出了这一特点,他一方面说“亭林之诗坚实,皆非以诗为诗者”,另一方面,又说他的“诗境”“直黄河太华之高阔也”〔7〕。它如“日入空山海气侵,秋光千里自登临”,“满地关河一望哀,彻天烽火照胥台”(《海上》),都有着苍茫辽阔的境界。他的家国之痛,也总是和人民的感情融合在一起来写,如“十年天地干戈老,四海苍生痛哭深”,“感慨河山追失计,艰难戎马发深情”,具有一种浩然之气。他还能根据描写的对象不同、题材的不同而变化写法。像《劳山歌》,就是一首想象瑰奇,富有浪漫主义特色的诗作:

劳山拔地九千丈,崔嵬势压齐之东;下视大海出日月,
上接元气包鸿蒙。幽声秋洞难具状,烟雾合沓来千峰;华楼独
收众山景,一一环立生姿容。上有巨峰最巖崿,数载榛莽无人
踪。重厓复岭行未极,洞壑窈窕来相通。天高日入不闻语,
悄然众籁如秋冬。奇花名药绝凡境,世人不识疑天工,云是
老子曾过此,后有济北黄石公,至今号作神人宅,凭高结构
留仙官……

无论是写巉巖的山势,还是奇花异卉,无不令人感到气象万千,变化莫测,充满了神话般的境界。诗人又把神仙道化的传说揉和在诗的描写中,更使它充满奇幻的色彩。顾炎武北游以后多有这样的作品。卓尔湛说他“常游四方,得江山之助,其气益豪”〔8〕。杜荫堂更指出他“锐意学杜,晚一变而神游谪仙之门”〔9〕。但总的说来,他的诗仍偏向于工细深密的方向发展。“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更见出他的不屈的意志和诗的字斟句酌的功夫。又见另一首《又酬付处士次韵》:

清切频吹越石笳,穷愁犹驾阮生车。时当汉腊遗臣祭,